第六章 入侵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太清楚，我开会回来的路上看见的，去的时候没走那条路，所以不知道他那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死了。”

“斯贝怎么说？”

“他应该还不知道，我第一时间就回来了，寻思问问你，毕竟你才是主任，有事情应该你来决定。”

“谢谢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”

鲁格的尸体就躺在山脚下的牌子旁边，已经冻僵，无论是上山还是下山的脚印已经不见了，只有几只乌鸦在空中盘旋。沃菲斯在他的身上找到一张纸条，上面清晰地写着两个字：

有狼。

“有狼？他是下山来通知大家他发现了狼吗？”潘斯也看到了这个字条。

“然后他冻死在了下山的路上？事情可能就是这样！我并没有看到他身上的伤，很可能就是冻死的。”

二人互相看了看，一股凉风透过外套吹进了心里。沃菲斯的第一反应是通知所有人做好防狼准备，随后的理智阻止了他这样做，因为现在的领导不是他，他要去通知斯贝，现阶段独木桥这一侧的负责人。

“走，我们去告诉斯贝。”

“等一等，主任。既然我们考虑到这个字条的意思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保护好自己，别被狼伤害，如果是一只还好，万一是狼群呢？如果是黑狼还好，冰天雪地的好发现，如果是白狼，那我们就是活猎物。”

刚要走的主任定住了，他意识到这么长时间以来，都是他自己冲动的决策，才造成了一个又一个人的死去，最开始是开着火车的外来人，而如今自己人也没了性命，虽说这次鲁格的死和主任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他实在是不想再继续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了。

“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你去通知斯贝，带上这个字条，我去找马克思，他猎熊都那么拿手，狼应该更不是问题。他一定有更好的办法应对动物所带来的危险。”

“主任，你说得对，要不这样，咱俩一起去找马克思，然后一起通知斯贝，因为斯贝在伐木领域是个专家，但眼前的问题是狼，我怕斯贝新官上任再冲动让大家紧急撤离，遇上狼群就直接变成猎物了。我觉得他有必要听听马克思的建议。”

沃菲斯没说什么，他默许了这个不错的建议。为了抄近路他们翻山越岭，每走一步都四处张望，熊已经不是首要的危险了，毕竟狼的眼神太好了，有时候你才刚刚看得见它，就会发现它已经在角落里面观察你好久了。好在这里一路安全，没遇到什么危险，一路上慢慢走了好久好久，离捕兽者之家还剩三十米的时候，两个人不顾一切冲向了房子，敲门并走了进去。

开门的马克思很明显并没睡醒，哈欠连天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当他得知鲁格死的消息并看到了他留下的纸条，纵然是十分冷静，但神经的紧张也使得他一瞬间睡意全无。按理说这里几十年内从来没出现过狼，就算有，也被熊赶走了。二十年前学习打猎的时候，猎狼是基本功，如今连熊在他面前都小菜一碟，狼就更不在话下了。不过问题正像主任说的那样，一只狼很容易对付，如果是狼群，十个猎手也不一定是有办法。

“主任，我的建议是所有人留在这里，在搞清楚究竟是单狼还是群狼之前，都不要轻举妄动。”

“这个我说了不算，现在我们得向斯贝先生汇报，你的建议可以直接提给他，毕竟这里他掌权。”

“斯贝算个什么东西？除了伐木他还会干什么？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可以说确实管理得很不错，但是如果回归到大局观上面，他和你比差得多。”

“我已经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，这个是毋庸置……”

“那不是你的问题，主任”马克思拿起自己的猎枪，十发子弹慢慢上膛，又揣上两盒子弹，“如果地震来了，大家都死了，也是你的问题吗？主任你在做正确的决定，只是上天夺走了那些人的性命而已。”

沃菲斯有些惊讶。一直以来，这位脾气怪异的猎手是他工作以来一块难啃的骨头，而如今却为自己说话，成了他的死忠。感动之余，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，并不想在权力方面有什么争夺。

按照马克思的建议，三个人选择了视野更加开阔的大路，就是铁路沿线。只不过有一点绕远。沃菲斯意外地发现，同样是出门防止危险，马克思的这次的动作与上次猎熊相比，有了很大差距，最起码现在没有马步下蹲端枪慢慢向前的姿势。

“通常情况下，狼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，除非它们太饿。”马克思显然看出了主任的疑问，“而且它们比较害怕金属敲击声和枪声。不仅如此，只要它们挨上一枪，基本就会逃跑，甚至还会重伤，长时间不治疗就会失血过多而死。狼可比熊好对付多了。我曾经在猎狼区一枪吓跑四只狼，直接当场拿到了打猎证。”

虽然是淡定前进，老猎手的专业素养仍然表露无遗，善于观察的沃菲斯注意到马克思的眼睛不断四处看，而且是一扫而过基本就可以确定安全，他心里暗自感叹，这次与死神对抗的整个冬天，马克思怕是要成为主角中的主角了，他说什么都要听。当年沃菲斯派三个年轻人跟着老猎手学习打猎打枪，都被他的暴躁脾气吓跑了，甚至包括马克思自己的儿子夏普。用老猎手自己的话讲，不是他没耐心，实在是这些孩子太娇生惯养，笨得很。

走过塌方隧道，路过营地办公室，一行人来到了脱轨列车这。这是他们一路走来视野最差的地方，马克思也下意识放缓了脚步，握紧了猎枪。

虽说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危险，但是他们意外发现了车厢旁边有死鹿一条。马克思走近一看，如果他没猜错的话，尸体上面的咬痕是狼的牙印。沃菲斯和潘斯看不懂牙印代表了什么，但是这条快被吃光的鹿绝不是人为造成的。

三个人对于纸条内容的推测完全正确！

“我们继续走！”马克思对大家挥挥手。

到了火车卸载地，还没左拐，一行人就被拐角处的四只狼发现了，其中一只一声惨叫被吓跑了，另三只狼视眈眈地望着，仿佛商量好了一样：一只吃一人。

马克思镇定得一动不动，另外两个被吓得也一动不敢动。就在狼逐渐逼近到还有三十米距离的时候，老猎手直接朝天看了一枪。他受过训练知道，狼的聪明是超过人的想象的，此时此刻他并没有做好瞄准的准备，一旦枪口下移，瞄准其中一只，那么三只狼意识到危险，会瞬间冲过来，即便一枪打死一只，另外两只也绝不会给自己开第二枪的机会，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看不出来的手指扣动扳机，让狼不知道枪声从哪里来。

果然，两只最肥的狼被吓跑了，而最瘦的那个却像敢死队一样冲了过来，仿佛是好久没吃东西饿瘦了，直接把马克思扑倒，不断撕咬。马克思把枪扔在一边，迅速拔出小刀，左手蓄力，右手刺向狼的脖子。可是人毕竟是个工具依赖的动物，力量与反应速度都不及狼的一半，狼血和马克思的血在不断的搏斗中渐渐染红了雪地。就在马克思刺了第二刀之后，“砰”地又一声枪响，狼倒了下去。

是潘斯开的枪。

马克思站起身来，发现自己并没有感染危险，就直接用绷带包扎(zā)一下伤口。他很高兴，旁边的两个人并没有在一旁傻看着。如果是傻看着，估计他就会变成重伤，而且狼也不一定会杀死，说不定会重伤逃跑。随后潘斯端着枪，沃菲斯扶着马克思，三个斯走完了后面的路程，见到了洛格·斯贝。

果然不出三个人的预料，斯贝的当时即宣布要开会并全员撤离，所有人都去独木桥的另一边。受伤的马克思随即制止了他的鲁莽行动。

“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四只狼，但我想事实不会这么简单，狼群可能会更多，十只二十只甚至上百只。如果我们轻易行动，被狼群围攻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“你可以朝天开一枪把狼群都吓跑。”

马克思并不想回答或者纠正如此幼稚的一句话。

“我们现在唯一的做法就是呆在室内，有两个地方可以聚集，水电大坝，睡地下，或者就在这，伐木营地，床铺不够的用睡袋。来的时候什么也不用带，我可以领着一两个人去各个部门拿取物资，时不时出门打猎。室内往往很安全，出门也是人越少目标越小。漫天的雪作为水，狼群鹿群作为食物，我们可以撑很久很久，至少是明年春天，没问题。”

斯贝发现自己的领导威信并没有建立起来，大家还是更信赖沃菲斯，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主任，而眼下，这个马克思显然是得到了主任的支持，才会如此有底气地说话。

“好，我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是一旦我们中有谁被狼袭击，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第一时间去铁轨的另一边，海岸公路那头，去躲避狼群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鲁格不是已经死了么，这是谁的责任？并不是任何人的责任，天注定。我想说的是，就算依然有人在春天到来之前失去了生命，我们依然要坚守这里，除非我们只剩下三四个人，那样目标小，撤离起来也比较方便。再或者就是我们消灭了狼群，不过那时已经没有撤离的必要了。”

此时的斯贝已经无言以对，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尊重，甚至是侮辱。他回头看了看希尔，这位老先生并没有要站出来替自己说话的意思。

“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体去水电大坝住，那里空间大。”潘斯说道。

“不，”斯贝已经有些愤怒，“我们哪也不去！都来伐木营地，这里有床，旁边的房子有火炉，总不至于吃生肉吧！”

潘斯想了想，也对：“我去通知！”

“不行！所有人出门必须我跟着，除非你们学到了我的大部分打猎技巧。”

马克思领着潘斯，还有乔伊·亚当出门了，目标是水电大坝，他的计划就是，今晚全部人就能集合住到伐木营地，虽然在他眼里，水电大坝或许是个更好的地方，只是条件差一点，没有床而已。

夜幕降临，所有人都聚齐了，轻装上阵，没拿什么东西。当然，除了米歇尔，她还留在水电大坝，一个女孩怎么也不想和一堆男人住在一起，何况没有她自己的安全的房间，她现在最想的事情就是像斯贝说的那样，撤离这里，去加油站，回到他男朋友博·方的身边。马克思承诺了，第二天把她送过去。

当晚，斯贝分了分房间，水电大坝的工作人员一个屋，伐木营地自己一个屋，然后是办公室主任和潘斯·波特，以及老猎手父子。除了这三个人，其他人这辈子都没见过狼，也不知道狼该如何对付。第一个睡着的无疑是马克思，这点小伤对他来说无伤大雅，他可以继续打猎。剩下的人几乎都彻夜难眠，没人知道，自己活下来的今晚，是不是人生中的，最后一夜。

清晨，一只小鹿刚刚从山坡上走下来，缓缓散步，走过山谷与铁路桥中间的铁轨。它并不知道，身后的雪地中，树干后，有六双眼睛盯着自己。就在它停下脚步回头的一瞬间，六只它不认识的黑色生物瞬间冲过来，还没来得及逃跑，可怜的小鹿就被撕碎了喉咙。

这只鹿显然不够填报六个肚子，没吃饱的黑家伙们在原地来回踱步等待并寻找下一个猎物。

而就在附近的门后面的睡袋中，一双美丽的眼睛，才刚刚睁开。